



人物·三沙我可爱的家乡

我们的蓝海

海南日报

T21

场景栩栩如生。当年镇守南沙时的生活的回忆中，越语翻译李安建在深情海军上校蒲自强、原南沙守礁部队政委、的记忆。勾起了老兵们无限美好三沙市的设立，守礁官兵。他们就是第一批南沙有他们的魂。有他们的爱，有他们的情，那里，血肉写下忠诚。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给他们镇守，祖国把最南端的哨所交深深眷恋着南疆热土。有一个特殊的群体，



西沙天涯哨兵

青春无悔守礁南沙

文／海南日报记者 胡续发

时光追溯到23年前，1989年3月，是蒲自强人生中的分水岭。

那一年，他被选中赴南沙永暑礁，担任守礁部队政委，开始了他最骄傲、最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。其实，他和守礁官兵们的命运安排，并不是偶然的，和联合国一项科研计划的实施密不可分。

守礁南沙

1987年2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在全球建立200个海洋观测站，并委托中国建立5个海洋观测站，其中大陆沿海3个，西沙、南沙各建1个，南沙群岛的观测站序号为第74号海洋观测站。中国政府经过科学论证和实地考察后，决定在南沙群岛中的永暑礁建立第74号海洋观测站。

然而，彼时，我南沙群岛许多岛屿均被他国侵占，南沙海域情势复杂严峻。为确保永暑礁海洋观测站建站成功，中国政府决定派遣海军舰队，巡逻和进驻南沙群岛。

1988年1月18日至3月14日，中国海军舰队先后进驻南沙群岛的华阳礁、赤瓜礁、东门礁、南薰礁、渚碧礁。在中国海军军舰的警戒和保卫下，中国施工部队在永暑礁正式开工建设第74号海洋观测站。

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批批思想政治素质好、业务能力强、军事素质过硬的官兵，和蒲自强、李安建一样，从各军事单位抽调出来，奔赴南沙哨所。

随时准备为保卫祖国南疆献身

礁盘，和岛屿不同，涨潮时没在水下，退潮时部分露出水面。这个鱼儿的天堂、珊瑚的乐土，却并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。要想在礁盘上扎根，需要开挖航道，堆筑人造陆地，搭建房屋，施工难度可想而知。

没有住的，守礁部队就搭高脚屋。除了永暑礁，其他5个礁盘每个驻有10来个人，各搭二三座高脚屋，每座高脚屋20多平方米，一座宿舍，一座伙房，一座活动室。睡的与其说是床，不如说是水箱，掀开木板盖就是淡水。

经过极其艰苦、流血流汗的奋战，1988年8月2日，中国在南沙建立的永暑礁海洋观测站——一座用挖出来的珊瑚渣堆筑的人造陆地，浮现在南海海面，开始了履行为联合国提供气象资料的任务。而其他5个礁盘上的官兵，直到1990年才陆续告别高脚屋，搬上了人造陆地。只是，一代代守礁官兵依然保留着这些高脚屋，以此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。

当年10月，观测站建成不久就发挥了作用。两艘罗马尼亚商船因为气象条件不好，在大海中迷失航向，无奈发出求救信号。观测站及时为它们提供导航，直到送到安全地带。临离开时，商船专门发出感谢电报，称赞中国观测站工作人员技术精湛、指挥到位。

官兵们除了施工，还要时刻防备外来的干扰和侵袭，任务相当艰巨。我军所驻礁盘与敌占岛礁犬牙交错。在对付斗争高度紧张的状况下，我守礁官兵虽远离大陆后方支援不便。但是个个同仇敌忾，视死如归。

李安建说，大家去南沙前都留下遗书，随时准备为保卫祖国南疆而献身。战士们平时加强训练，每个人都掌握四五种武器，以便战时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。

果不其然，不明侦察机经常出现在永暑礁上空，最低时离高脚屋仅约50米。

蒲自强清晰地记得，1989年4月14日，我施工部队再次进驻永暑礁不久，某国一艘电子侦察船直向永暑礁驶来，离礁最近时仅约1海里。望远镜里，该国军人的模样清清楚楚，穿着裤衩，晒得黝黑，有的摄像，有的拍照。见状，我守礁官兵立即登上值班拖船迎头而上，同时翻译喊话：“这是中国领土，你已侵犯我主权，命令你立即离开！”对方不吭声，不搭理，还径直朝我船冲来。在两船相距只有约二三百米时，我官兵忍无可忍，端起冲锋枪就是一梭子弹鸣枪警告。对方仍不理。我官兵第二梭子弹扫向其船头水面，枪声刚结束，对方马上回答：“我马上离开，请不要开枪！”待其转向离开时，两船相距仅仅百余米。

海上惊心动魄的一幕，守礁官兵清晰地看在眼里，都为我船上官兵捏了一把汗。如果两船相撞，我船小，必然吃亏。但是，我守礁官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捍卫了共和国的南疆安全。

守礁之苦闯“四关”

南沙远离大陆，补给非常不便，客观上导致

守礁官兵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蒲自强说，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，很多人也许无法想像守礁之苦，对于官兵们而言，有“四关”必须要闯过：吃饭关、用水关、想家关、寂寞关。

补给周期长，开始是两个多月补给一次，后来3个多月补给一次。就永暑礁而言，一次补给后，瓜果只能吃10来天，青菜二三天也就完了。如果碰到台风等恶劣天气，补给船靠不了礁盘，官兵们一天三餐只能是罐头。李安建说，刚开始去时吃上一个星期左右，觉得味道还不错。尤其是刚上岛的陆地工程人员，感觉南沙守礁部队油水挺大，可时间一长也厌烦了。

一次，几名刚从大陆来的机械修理人员在礁上饭堂吃饭，一边吃罐头一边夸赞：真香啊。刚说完，同桌的官兵马上拿来好几盒罐头给他们。他们感动地说，别光顾着我们，你们也吃啊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七八个官兵吃不完一盒罐头，其实并不是风格高，而是实在吃腻了。

蒲自强就曾经差不多5个月没有见到一片青菜。偶尔受邀来到军舰上做客，吃一碟青菜，“真比过年还带劲！”蒲自强说，直到现在，20多年过去了，有的罐头见到就恶心。由于长期吃不上蔬菜，一些战士出现口腔溃疡、烂裆的现象，部队便发放多维生素药丸，补充人体必须的维生素。

礁盘上的淡水，也是特别紧张的，说贵如油一点也不过分。我守礁官兵吃的用的淡水，全靠大陆运送。平时每人每天发一桶水，20公斤左

右，洗脸、刷牙、洗澡、洗衣，就这么多。10天半月不洗澡，是常有的事。1989年永暑礁第二期工程施工，因工程用水量大，淡水补给不上，几百人就只剩一两吨水了，平均每天每人只能用8两水。淘米、蒸馒头、洗餐具等等，只好用海水。官兵们笑着打趣，在礁上，社会各界慰问赠送的啤酒都比淡水多。

每逢下雨，是大家最高兴的日子。人们把所有能盛水的东西都拿来装雨水，尽量不让雨水白白流掉。然后个个冲到雨中，洗露天澡。蒲自强记得，有一次文化部慰问团去南沙慰问时，驻礁部队出了一个“三句半”节目：大陆下雨往屋里躲，南沙下雨往外跑，光着屁股不害羞——洗澡。听得关牧村、股秀梅等著名演员拍手叫好，说节目很有南沙特色。

家书抵万金

这些都是物质上的苦，精神上的苦更加难熬。首先是“寂寞关”。5个小礁每隔两三个月就轮换一次官兵，咬咬牙就挺过去了，永暑礁上的干部战士一年才能下礁，不论家里发生多大的事都不行。

蒲自强说，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新鲜一阵子，时间一长就觉得不是滋味了。尤其是看不到电视，听不到广播，读不到报纸，感觉与世隔绝了。报纸3个月一送，他每次拿到手的报纸，约有1



1989年施工部队进驻南沙永暑礁。



1988年海南省南沙群岛邮政所。



南沙驻岛官兵植树造林。



1988年，当年驻岛战士李安建在南沙华阳礁第二代高脚屋前留影。

老照片由李安建提供

信件，几日不开颜。如果碰到台风季节，补给时间拖延，守礁人那种盼望书信的心情显得更加焦急。

蒲自强说，回信就像一场战斗。补给船来南沙一趟，通常一两天就返回。为了让信的那头尽快得知自己音讯，官兵们一看完信，就得赶紧回信，有时连夜赶写。如果这次来不及，把信捎回去就是3个多月以后的事了。

自力更生艰苦创业

人是了不起的。在南沙那异常艰苦的环境下，可爱的守礁官兵们发扬不怕苦、不怕累的光荣传统，上礁不久便开始随时准备为保卫祖国南疆而献身。

没菜吃，就自己种。补给船每次来，都带一些黄土供礁上种菜用。战士们把土铺到碾碎的礁石上，平整出几分地，种下萝卜、大白菜等等。种菜需要水，水又紧张，怎么办？官兵们便把洗过脸、抹过澡的水积攒起来，用来浇菜。头一批萝卜长出来后，没有像陆地上的萝卜一样往地里长，而是一个个冒出地面，长在了土层外。也难怪，礁盘上的这些萝卜，远不如它们的同类幸运，钻过约1尺厚的黄土，便是礁石，叫它们怎么往下长？

收菜的时候，大家最开心。抓些萝卜叶子下锅一炒，便是一盘可口的青菜，馋得这些长年吃罐头的人都说带劲、好吃。在大陆很多地方，萝卜叶子人是不吃的。而在这里，这就是上等的好菜，比山珍海味还要香。

精神空虚，就想办法充实起来。永暑礁上成立军人俱乐部，举办摄影、音乐、书法、美术、桥牌、围棋等知识讲座，建起篮球场、乒乓球室等等，红红火火搞起跳水、游泳、篮球、歌咏等各种文体赛事。李安建说，每天夕阳西下，晚饭后的时光，是永暑礁上最热闹的时候。礁盘港池里，不时听到扑通扑通的跳水声。官兵们有的从码头往下跳，有的从停靠码头的船上起跳，花样繁多的跳水姿势，惹得岸边阵阵叫好。

南沙守礁部队生活是艰苦的，但这种特殊环境磨砺了意志，坚韧了品格，也积累了深厚的同志情、战友爱。每当有战友轮班要回大陆，那小小的礁盘上，便到处涌动着动人的惜别情，战友们拥抱在一起，酣畅淋漓地大哭一场，至今都深深刻在老兵们的记忆里。

“我是南沙的一名老兵，深深爱着南疆的蓝天碧海。三沙市的设立，给了我们这些老兵以莫大的慰藉，令我们欢欣鼓舞。希望后来人继续守好它。”采访期间，蒲自强多次表达一个愿望：能够成为三沙市一名荣誉市民。如得偿所愿，将一生无憾。

守礁部队驻守在祖国的南疆。查春明 摄